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七十七至七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九十五 史部

通典卷七十七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禮三十七 軍二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 周 漢 晉 宋 北齊 大唐

自黄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於周氏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舊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兹選士由此封侯本在戢敵賔寓大

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子之禮無聞諸侯二篇而已誠與今異此畧存古制焉周制天子之大射天官司裘供武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武侯王之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崔靈恩云若有二王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為耦也夏官射人以射法理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

節二正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用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居外三正去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豻胡犬也士與士射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豻音岸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鄭玄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

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供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曰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

冬官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大射以皮飾侯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侯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九十弓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也尊卑異等此數明矣以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天子賓射於五采之侯侯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朱白蒼黃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五采之侯即謂五正之侯也其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然則五正之侯中方六

尺朱方二尺者則餘四色所畫各五寸也又畫其正外以雲氣為飾廣狹亦如大射皮飾之法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个讀如齊人搚公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為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足之節也鄭衆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舌維持侯者縜音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

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象於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熊侯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畫其毛物天子射熊者巧猛之獸侯人之象天子德勝服巧猛之人諸侯射麋麋者迷也象臣有迷惑其君當誅之卿大夫射虎豹者當為君禦四方之難示服猛害也射鹿豕者食人禾稼士賤為除害而已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以獸皮為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也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三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

其矢箙皆從其弓 從弓數也每弓一箙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攻戰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枉矢

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矢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庳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訂音亭輖音輊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圓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諸侯大

射之儀君有命戒射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體射中得與祭不中者不與祭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凡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塗數者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貍之伺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也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糝糝見鵠於豻豻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鄉射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也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而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興舞謂發矢手如舞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中翿旌獲尚文德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大於驢一角或曰如驢蹄岐析羽為旌於境則武中以龍旜於境謂與隣國君射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

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唯君子有射於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於君側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畧以十耦爲正也貴全數也其時衆寡從賓長尺有握握素握手所持處也素刊之也握本一作膚楚朴長如笴刊本尺刊其所持處也笴古我反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

年三月黄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晉咸康五年春征

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風○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為舊準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漢立秋之禮○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畢羣官皆射五埒一品三十二發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五發射上三發射二品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麞三發射獸頭

三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麛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麛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以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又季秋大射皇帝侍大駕常服御七寳輦射七埒正三品以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麛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二品四十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發射上二發射麛餘與三品以下同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三十八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一發射麛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一發射麛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六

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　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餘與六品同也　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餘同七品　九品第七埒十發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餘與八品同　大將大尉公為之射司馬各一人録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大唐之制皇帝射於射宮則張熊侯射觀於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

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射則不陳樂懸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乎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自貞觀至麟德七年行三月之射行九月之射其禮遂至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駮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循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

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
觀德又未足威邉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
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
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
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
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宫
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
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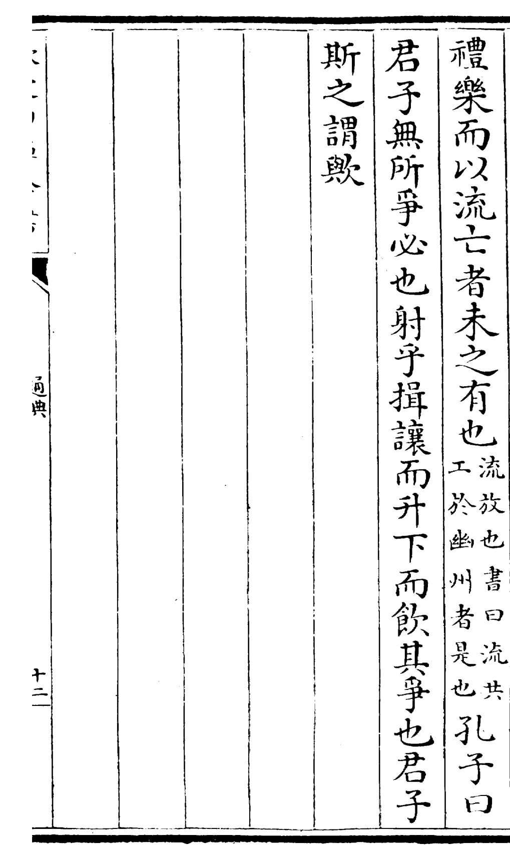
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勅下大射展禮先王朝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禮又息其射侯儀具開元禮○說曰按易庖犧氏弦木為弧剡木

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義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生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者是故周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不與祭而君有讓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謂澤宮澤者所以擇也又曰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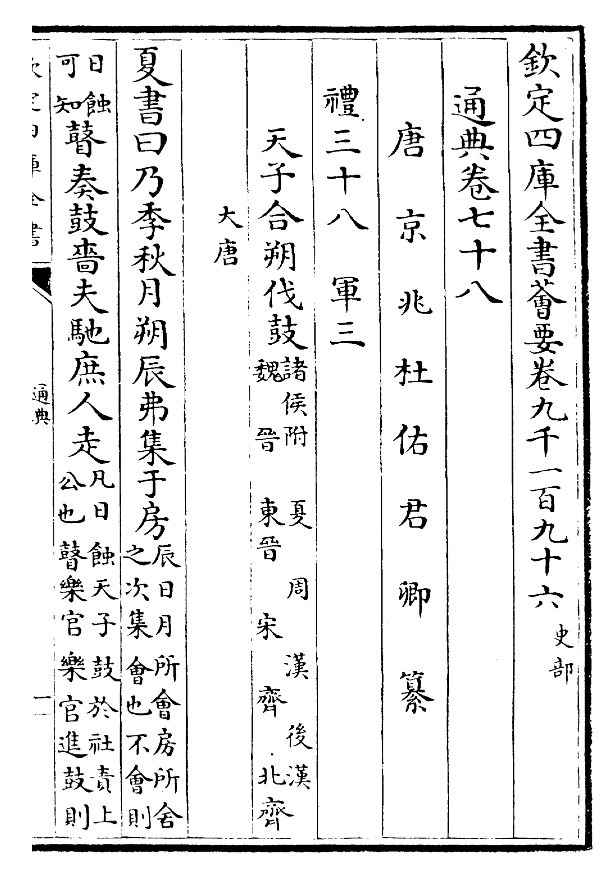
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一曰大射以其事大禮重天子故謂之大射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内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已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二曰賔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賔而射謂之賔禮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

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己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樂故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

立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樂官備者騶虞詩云一發五豝喻賢衆多也樂會時者貍首詩云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度者采蘋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采蘩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白虎通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按鄭玄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迭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為首是以我國家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能服諸


侯以下中之則為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放也書曰流共工於幽州者是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斯之謂歟

通典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九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七十八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八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　諸侯附　夏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會也不會則日蝕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蝕天子鼓於社責上公也瞽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蝕庶人百役之人○周制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社而伐鼓責之或曰脅之或曰為暗恐人犯之日蝕者陰侵陽社者衆陰之主鼓配陽也以陰犯陽故鳴鼓而救之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

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迎尸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大夫擊門士擊析言衛其隅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

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劒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縈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此義摯虞决疑注云約魯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之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帛單衣絳領袖緑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為正月之日太陽虧曜

謫見於天而冠者必有祼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酧之報是為聞災不祗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異變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

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勑有司為救日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禄夫夫領太史令邕言典歷者按歷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歷周晃等對曰歷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

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疎密謬准交會以為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

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為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歴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踈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朔合朔却元會○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

日有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攺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
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
論災消異伏又以竈愼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
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先廢朝禮此則
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
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戒
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

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不見星令史
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
邵逆廢日蝕之戒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
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
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
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
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
失其義旨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

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彧所善漢朝所從
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為準繩
故正之云爾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又
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
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
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又從彪之議〇宋因晉
制〇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
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内未審於社祠無疑

不會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但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

○北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内外戒嚴三門者閉

中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
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
侍臣皆赤幘帶劒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劒出
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内諸門掖門屯衛大
社鄭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
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
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
嚴○大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議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議曰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洩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静而不擾也夏至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也晉劉遐議曰以為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月蝕無救之道明矣何能以為二節隂陽升降之極會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君子遠慎諸物近慎諸已在冬欲静在夏無躁百官静事無刑以定寢鼓息兵其宜合同張俁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所重所慎於是在矣周禮太僕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慶上會情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

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劉泓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興日蝕隂盛擊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于瓚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絶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瑶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為助陽也夏至少隂肇起殺氣自興否剥將至大戚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

命四方誥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於冬至也

馬政馬祭附 周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

家謂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輅之馬趣馬趣馬馭夫僕夫師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疑

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趣音倉走反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簡差也節量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材於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所以知疾處乃治之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仲春通淫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按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者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賈謂皆有物色及賈直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者不任用非用者罪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衆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衆云攻特謂騬之騬音繒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衆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鄭玄謂僕馭五輅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

甲庚丙壬戊為剛日乙丁辛癸已為柔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周 後漢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敺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

魌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却凶惡也

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云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磔春位不殺且盛德所在無所攘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儺以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磔犬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為歲終逐除陰疫以送寒氣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也犬屬金冬盡春興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

○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為疫鬼一居江水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

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侲音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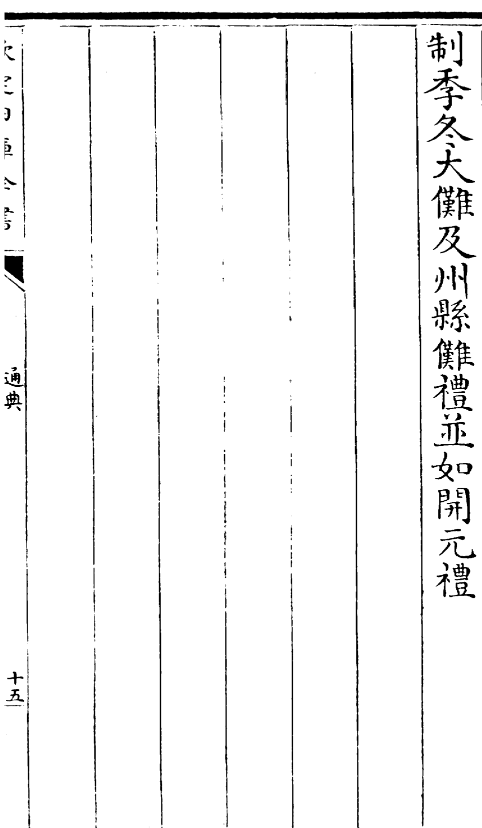
黄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殅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

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埋蒼曰獝狂無頭鬼委音虛獝音休律反埋避移反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然火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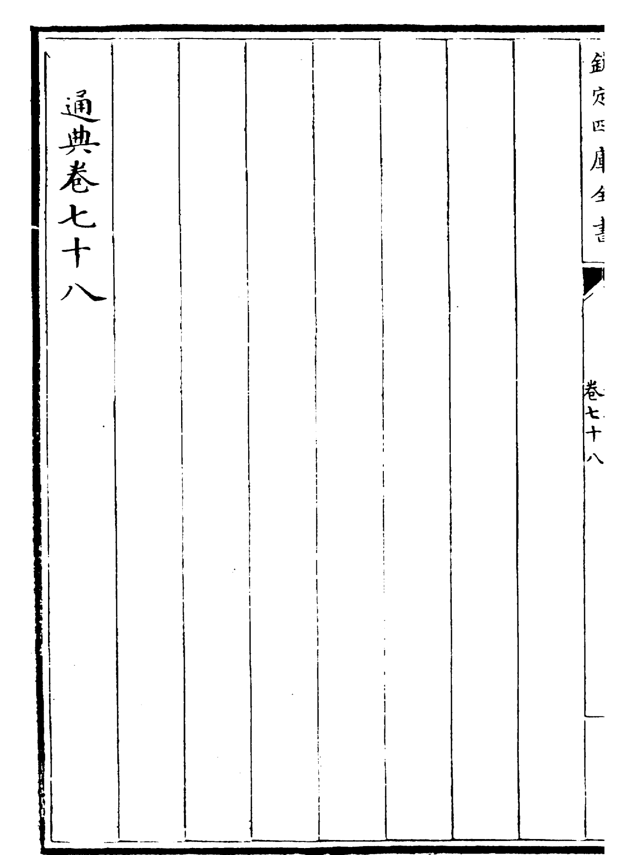
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黄帝法而象之敺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户上畫欝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當門食鬼葦戟桃枝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北齊制季冬晦選人子弟如漢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執鼗鼓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其日戌夜

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戌四唱開諸城門二衞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内分出於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諠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河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半講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東上閤並從端門南出閶闔門前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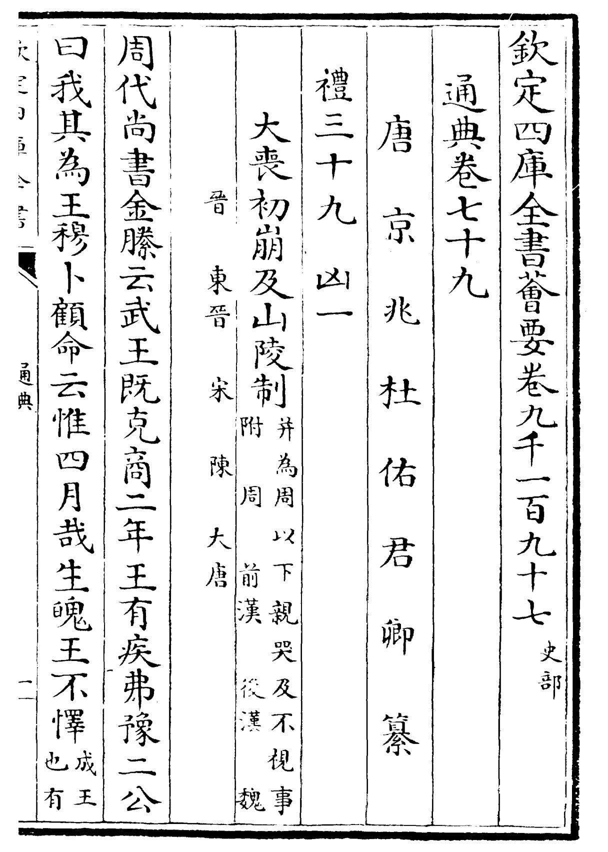
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攘陰氣秋分前一日攘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北齊法冬八隊二時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為唱師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素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為坎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司執事與副


牲胷磔之（䮔普逼反）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大唐

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禮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九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七十九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三十九 凶一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為周以下親哭及不視事 附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也有

疾故不禮悦懌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者始崩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内宗掌序哭者次序内外宗及命婦哭位外宗叙外内朝暮哭者次序内外宗及外命婦世婦掌比外内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呵譴也小宗伯懸縗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於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頴達曰服服杖也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

服者謂畿内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

宮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堊室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内張綿絮以鄣外以晧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晧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説易稱四海為家雖

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為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存亡有别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宫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為晏駕其喪葬儀無聞魏孫毓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辭也或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訃之辭謚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具喪期篇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絶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絶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栢黄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内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户户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内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後漢志

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黄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

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黄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黄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縷縫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諸飯含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槃冰如禮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也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表裏洞赤㡳文畫日月鳥𪛁龍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黄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諸弟子立學號為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

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疏讀為沙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註曰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

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宫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

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内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請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構幘太僕四輪輈為賓車大練為屋幭中黄門虎賁各二十人執

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黄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

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

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

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衣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

物而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也筲八盛容三升既夕曰筲畚種類也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註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桁所以庋苞屑甕瓶也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猴音候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註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

一鍾十六無簴鎛四無簴爾雅曰大鐘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鎛磬十六無簴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簨簴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琴六瑟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註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

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元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户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

羮道半塗上欲下㬎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冐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聲苦耕切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宫返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宫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

紅服纖醳纖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禄勲備三爵如禮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長樂宫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宫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為太后耳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宫已下反虞立主

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宫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黄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黄門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䰟車鸞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鳯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

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黄初二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

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反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别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

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

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祭邑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墳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内拜訖入帳臨乃除服○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宫宜在何殿博士卞榷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宫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榷雍議按禮天子日食

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㩁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經以服元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

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駮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朱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

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轝牀轝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内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

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

牢內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

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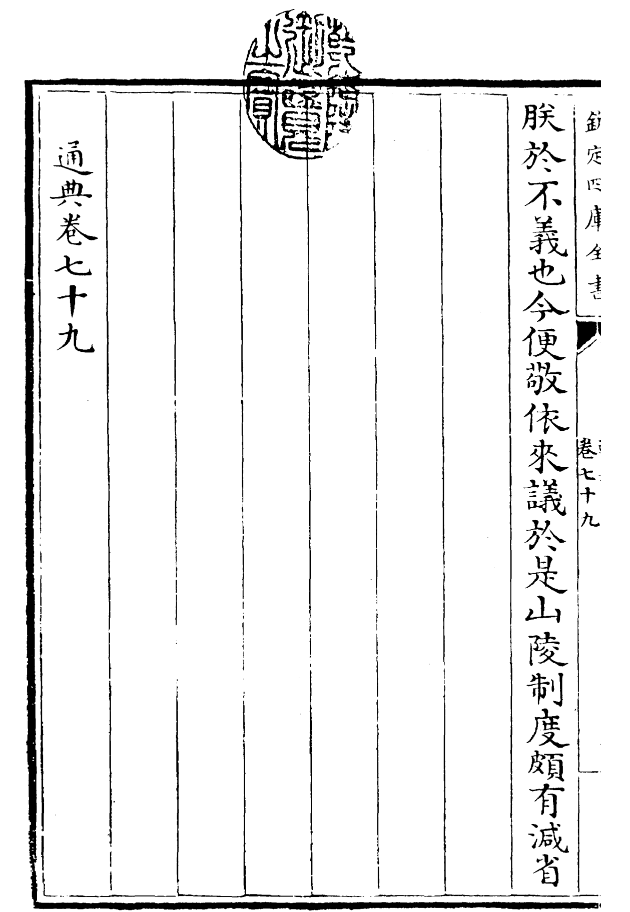
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

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朽骨為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

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令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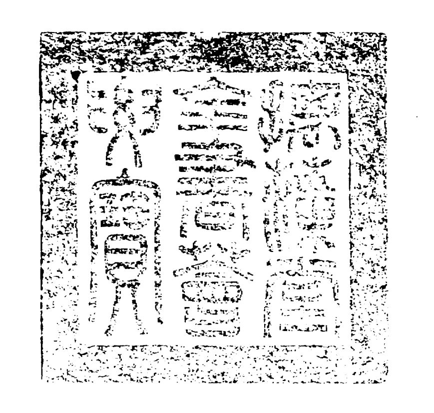
不美予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䟽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户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

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尊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



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錄監生臣陳廷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八十

八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九十八　史部

通典卷八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　凶二

總論喪期　虞　殷　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也賈公彥曰此黃帝時是以其心喪終身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

服○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歟怪之也讙喜悦也言乃喜悦則民臣望其言久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理事者也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喪服四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

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顏師古曰令謂此詔文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巳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

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宣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縗經凶災而吏繇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者

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令子新都侯宗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反自服三年顛倒姦繆若此○後漢鄭玄云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

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
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
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為可謂
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
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
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元元年尚書
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謂光武明帝時絶刺史二千石

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内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吴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吴令孟仁聞喪輙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故葬除服按文

帝以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武帝以十二月庚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服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豐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徹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殄萬幾事殷臣等以為宜割哀情以康時俗勑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苴絰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孚等重奏干戈未戢天下至衆陛下察愚衷欵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

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反覆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氏泰始四年三月戊子崩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為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謂但有

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為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况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髙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摯虞以為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

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為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典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嗣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

制也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縗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縗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叚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為

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麻
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
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
苴杖經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語
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
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所
說鄭玄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
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漢

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為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

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
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菡慼
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虢失禮以名位不同
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
太廟授玉兩楹此閑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
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
職賔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
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

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嚌示義而信以為食旨亦其昬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恵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為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禡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

不於宗廟而祀在𦅸室𦅸音牧鄭玄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告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為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祫於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叚暢引經傳以為諸侯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

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縗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采不宜復以服麻故去縗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縗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

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縗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經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縗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經此諸侯縗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隠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為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縗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

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温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
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
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
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
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縗經征秦遂墨縗以葬書春秋
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縗墨文明其服也弁經金革
禮所權許皆為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
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

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

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

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

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禪意欲以來

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

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

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

以還大祥除四起縞冠受以白帢徙月後吉不宜立異

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玄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綅冠踰月玄端以居復乎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

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
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按前儀
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
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
皆可為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
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
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侯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
俗薄風澆或生釁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

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内山陵禮終窀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欲降周霦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

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齊縗期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李氏生孝武即帝之祖母）帝服齊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

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從重應同為祖母後齊縗周

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黄門侍郎王准之議鄭云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

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

朝施用之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
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武
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
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西廨設廬太子心喪
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禫禮皇太子
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
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縿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

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為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未之能行陛下欲依上古萬幾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喪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又表

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誥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違
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林可依
典冊縗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
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令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
下愍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
曰以備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
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縗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
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縗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

旨告令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縗麻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顧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闇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

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日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又詔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册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表縗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宫入自萬歲門至昭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册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摇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

徽符月景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乃戡䖏定難是頼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縗三月以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歛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絶輒立儀如别内外羣臣權改常服單衣㡊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

詔可○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
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陵所行三年之
制五服内並依斯禮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
下遭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
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
服五服内百官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
日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
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内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

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祭祀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勑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

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奔山陵附大唐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周道尚明無嫌於不往

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

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異義云按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内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玄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縗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

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眭生眭音雖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

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畦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

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歛髮袒絰言除歛髮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

說遂除謂除斂髮袒絰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帢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湯陰之役羣僚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宫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議責加貶絶注列黄紙不得敘用至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按春秋傳曰君子避内難不避外孫甯之變蘧瑗出關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為分别遠近則典而不暢撿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令事違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黄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

應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違實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

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黄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

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
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内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
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
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術爾君已
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
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宜以議者
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
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

付之鄉論臣以為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宂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湯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覩人情未有肅娩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閑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

弊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又重啟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榖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

不所司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荅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

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尚書曰
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為動變更以
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為天子而以
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
當如常司隸校尉周舉議以為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
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
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勲故曹之日
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

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謚詔從之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盖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體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毋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尚

書謝奉議夫帝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霦音斌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

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惟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旁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肖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恒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帝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為

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於康皇軌同唐虞髙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成皇帝捨胤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祗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為諸侯絶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之子封為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為父母服附　東晉　宋　陳　後魏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為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已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

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准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即后父也尅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巳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三年有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緦麻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不與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喪葬日臨喪當著何衣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

著布素而已勑禮官詳正大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縗絰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除之議雖釋麻襲冕尚有緦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已釋哀情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為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齊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

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縗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
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
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
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
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
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縗麻不可以重
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
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

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準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為功緦麻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光禄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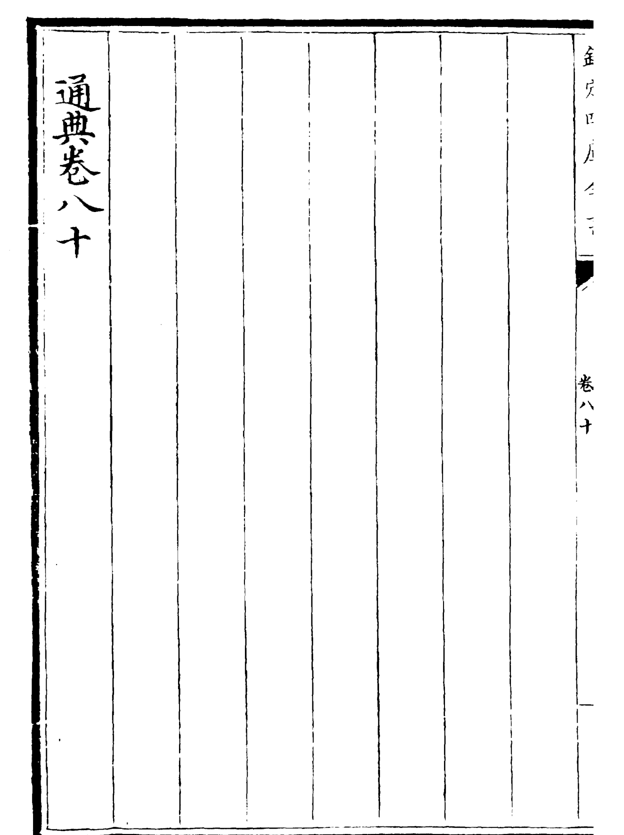
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為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

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深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為母屈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元緩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

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𪊲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

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元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縗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嘉福去太極不為太遠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蒯所以諫晉平公也今國相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為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八十